

一場抗日戰爭，在國家電影的宣傳政策下，令命運相仿的李香蘭與劉吶鷗在身分認同與愛恨情仇間掙扎，交織出意味深長，隱如伊人，

李香蘭的 戀人

電影與戰爭

王建康、石觀海譯

田村志津枝◎著



李禾 恋人 キネマ

明星李香蘭曾回憶道：「我自己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幾乎忘了自己的日本國籍。」在戰爭時期，每當有抗日活動時，她的心裡是難受的，因為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領土上，她不得不隱瞞自己是日本人的事實。

來自臺灣的導演劉吶鷗，在上海與日人共事、合作籌拍電影，因而被冠上「漢奸」的罪名甚至引來殺機。

一位明星、一位導演，在為國家電影宣傳的時空背景下互動、往來，究竟發展出什麼樣的情節與故事？

作者透過巧妙的鋪陳，字裡行間透露出兩人耐人尋味的關係以及國家宣傳政策運用在推展電影工作的真實情境。



五南文化事業

ISBN 978-986-6318-26-9 (781)



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李香蘭的
戀人

電影與戰爭

王建康、石觀海譯
田村志津枝◎著

李香蘭的戀人：電影與戰爭 / 田村志津枝
作；石觀海、王建康譯。-- 初版。-- 臺北市：
台灣書房，2010.09

面：公分。--

ISBN 978-986-6318-26-9 (平裝)

1.劉吶鷗 2.山口淑子 3.傳記

781

99010889



8N03

李香蘭的戀人—電影與戰爭

(46)

作 者 田村志津枝
譯 者 石觀海、王建康
主 編 Meichiao
編 輯 程于倩
封面設計 黃暉鵬

發行人 楊榮川
出版者 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339號4樓
電 話 02-27055066
傳 真 02-27066100
郵政劃撥 18813891
網 址 <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 tcp@wunan.com.tw
總 經 銷 朝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縣中和市橋安街15巷1號7樓
電 話 02-22497714
傳 真 02-22498715

顧 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10年9月 初版一刷
定 價 新台幣250元整

Copyright © 2007 by Shizue Tamura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 © 2010 by Taiwan Book Hous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izue Ta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譯文由王建康、孫東臨授權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在台灣地區出版發行繁體字版本。

目次

01 傳聞中的兩個人

- 被誤當作川喜多長政遭到殺害的男子 1
- 戀愛的傳聞 6
- 她等待著他，對暗殺一無所知 13

02 劉吶鷗，投身上海電影界

- 電影是霜淇淋 21
- 「要注意的臺灣人」 30
- 紀錄片《上海》 36

03 在偽滿洲出生長大

- 電台歌手李香蘭 45
- 來自滿映的使者 53
- 兩個名字，兩種語言 60

04 上海·電影特工執行部隊

- 「茶花女」事件 65
- 朝鮮人頭號大明星 73
- 建設東洋的好萊塢 79

05 女演員——李香蘭

- 中國人打扮 85
- 護照 93
- 從滿洲到上海 100

06 中華電影公司

- 川喜多長政赴上海 113
- 發行「抗日電影」 119
- 後台人物的盤算 130

07 支那之夜

- 製作部次長劉訥鷗 139
- 李香蘭赴上海拍攝外景 148

● 死者面型 161

08 迫近的危險

- 「親日作家」之死 165
- 最後的話語 171

09 劉吶鷗中彈

- 京華酒家的槍聲 181
- 是中國人？臺灣人？還是日本人？ 189
- 李香蘭在何處 198

10 奔赴臺灣的掃墓之旅

- 李香蘭、和我們一樣，都是中國人 207
- 樂隊的出場費 217
- 李香蘭的縫紉店 223
- 武力控制，李香蘭隨之在中國影片中首次粉墨登場 233

後記一——致山口淑子的信 241

後記二——致臺灣讀者 246

主要參考文獻 250

取材協力者及資料提供者 255

譯後贅言 256

傳聞中的兩個人

被誤當作川喜多長政遭到殺害的男子

大概是從二十多年前開始吧！我每次去臺灣，總要找機會尋覓打聽與電影有關的那些往事。臺灣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半個世紀中，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日本人常常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以為日本和臺灣有著很多相同的經歷和資訊。但是，事實上兩者大相逕庭。在打聽與電影有關的種種往事軼聞的過程中，我發現在日本人和臺灣人間，人們的經歷、記憶有著很大的差異。不僅如此，傳播的資訊也好，人們的感受也好，彼此差異很大。

其中一例，就是我要在這裏敘說的往事。我最初聽到這個往事是在電影製片人詹錫潘那裏，時間是八十年代末。詹氏十八歲那年結婚，正是殖民地時代快結束的時期。他在電影院任職，成了一名電影放映技師的實習生，因為他聽說如果有了家庭妻小就可以免除

日本軍隊的兵役。自那時起，詹氏一直在與電影打交道，但是最初提供在電影院工作機會的是他的叔父詹天馬。詹天馬是個很有人氣的無聲電影解說員，被人稱為「臺灣的德川夢聲」¹。據說臺灣人頗難看懂的《鞍馬天狗》那樣的日本歷史片，一經他絕妙的臺灣話配音，會立時使得觀眾興趣陡增。有了這一層關係，在少年時代起就受叔父影響，對電影情有獨鍾的詹氏言談中，可以聽到從戰前到戰後有關電影的種種趣聞軼事：各種轟動一時的電影作品；那些難以打交道的電影圈的人們；在與權利抗爭中的電影製作；鑽文化審查漏洞的充滿風險的影片發行和上映。在這些講述過程中，詹氏突然說了這樣一句話：「在戰爭時期，還有個臺灣人被誤認作川喜多長政而被殺害了呢！」

「什麼？」我吃了一驚。對於川喜多長政，我也並不陌生。他是在我整天往電影院跑的青春時代起，就把諸多歐洲的電影名作搬上了日本螢幕。居然有臺灣人被誤認作是川喜多長政而遭到殺害！據說這個臺灣人名叫劉訥鷗（原名劉燦波），他曾長期在上海從事電影工作。

臺灣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開始時，中國電影就被總督府禁止上映。大多數臺灣居民是上幾代從大陸移居過來的大陸人的後裔，日本方面深怕他們會同情中國，因此，不僅是電影，凡是中國色彩濃厚的東西都遭到壓制，變本加厲地強制實行日本化。實際上，遭禁前，中國電影人氣高漲，日本方面對此戒心重重。臺灣的年輕電影人對上海的電影界十分

¹ 譯者注：德川夢聲，（1894-1971）日本演員、著名無聲電影配音員。

嚮往，也有人滿懷希望去了上海。因此，劉吶鷗的被害，尤其在電影圈內衝擊甚大。

「當時在臺灣的當地人連製作電影都不可能。在董事中如果沒有日本人加入，成立製作所就得不到批准。所以，劉燦波事件的衝擊很大。他只是嚮往製作電影去了上海，居然招來了殺身之禍，而且據說還是被誤當作日本人殺害的。」詹先生這麼說道，深深地歎了口氣。

在日本，稍微對電影有點興趣的人都知道川喜多長政。他先後擔任了東和商事、東和、東寶電影發行公司的代表。從戰前到七十年代的漫長時期，他引進了許多歐美的電影名作，使我們一飽眼福。他的這些事業後來由女兒川喜多和子繼承，我們這些電影迷都是透過她的手，熟悉了戈達爾、賈木許、安哲羅普洛斯。她還使臺灣電影導演侯孝賢的優秀作品《悲情城市》（八九年）、《戲夢人生》（九三年）的劇場公演獲得成功。很可惜，她在這以後不久英年早逝了。我是在八十年代開始獨自一人堅持不懈地把臺灣電影介紹到日本來的，所以能夠協助她讓這些作品在劇場公演，實現臺灣電影的全面引進，為此感到由衷的高興。

恕我稍稍離題，川喜多長政早在一九三〇年前後就涉足德國、法國電影的引進了。並且當日本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面侵略時，就擔任了設在上海的日本國策電影公司²——中華

2 譯者注：國策映画会社，一九三五年前後到一九四五年，受國家支配、為宣傳貫徹國家戰爭政策而設置製作成發行影片的電影公司。

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實際上的代表。有臺灣人被誤當作川喜多長政遭到殺害一事是否會成為日本的話題呢？

現今回想起來，「被誤認作川喜多長政遭到殺害的臺灣人」一事在臺灣曾先後從好幾個人那裏聽到過。他們有的過去在小城鎮的電影院工作過，有的因為做生意來往於上海和臺灣。當時大致是在一九九二年前後，正好當時的臺灣報紙報導了《悲情城市》在東京的劇場上映，迴響很大。在報導中作為對上映有功者，登出了川喜多和子的名字。在臺灣有不少人看到了這個名字，於是想起了川喜多長政，聯想到了暗殺劉呐鷗的事件。

在臺灣聽到有關劉呐鷗的事後，我開始找機會搜尋有關他的紀錄資料，進而瞭解到，他與其他愛好電影的青年不同，很早就離開了臺灣，從中學中途到大學一直在日本求學，以後赴上海。二十五、六歲發表小說，逐漸對電影發生興趣，開始從事劇作家、製片人、導演等工作。他被暗殺時是以川喜多長政為首的中華電影公司的職員。一九四〇年九月三日，他在餐館的一個包廂與同事們用完午餐下樓梯時遭到槍擊，結束了三十五歲的短暫生涯。比較可信的看法是：兇手是國民黨特務，目的在於襲擊親日派。兇手沒有捕獲，也沒有查明。正因為死因有很多不解之謎，於是產生了種種猜測和傳聞。

關於此事，我曾經在著作中簡單地記述過。那以後不久，在東京，我遇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事物：劉呐鷗的三女兒玉城。她看到我著作中的記述，透過人介紹而聯繫到我。出現在眼前的劉的女兒，自從留學來日以後，三十年來一直居住在日本。劉呐鷗去世時她才

四歲。

我和她作了泛泛的交談。在她爲了留學離開臺灣的那個年代，對於劉呐鷗那樣在戰爭時期與日本和中國有著很深糾葛的人物還不能公開談論，劉的家屬們很可能是忌諱莫深地過著日子。儘管如此，我對劉呐鷗的生平，哪怕是點滴也非常想瞭解，忍不住刨根尋底地詢問不止。她好似辯解似地說道：

「也許因爲語言上的原因吧！我沒有留下什麼記憶。在上海的幼稚園裏，我學會了上海話，說得可好了。可是，我不是因爲父親突然遇到了那種事，突然回到臺灣的嗎？一下子周圍人都說臺灣話，所以我的記憶中有很長一段時間是懵懵懂懂的。」

但就在這時，她拿出一個信封要我代爲保存。我問道，你剛剛認識我，爲什麼要這樣做？她回答說，馬上要搬家了，深怕這封信會混在行李中丟失。再者，請一個對劉呐鷗感興趣的人替自己保管可以放心。

我剛一打開信封想確認裏面的東西，只見露出一張照片來，是張翻拍照片，好像是爲了什麼紀念拍攝的。在高級洋房前，一幫穿著講究的人排列在一起，注視著鏡頭。在前排左端，還有個特意正式穿著和服的臺灣女性。在前排中間的女性年輕美貌尤爲引人注目，似乎在哪兒見過。仔細端詳，原來是李香蘭。她穿著洋裝，攏抱著旁邊的幼童，那就是在眼前的劉呐鷗的三女兒。還有一張照片，好像是公園的一角。與紀念照中同樣打扮的那些人在行走，走在前頭的是李香蘭。與李香蘭並排被母親牽著手走路的還是這個三女兒。

據說，這些照片是李香蘭爲了祭掃劉呐鷗墓到位於臺南縣新營的劉呐鷗老家拜訪時拍

攝的。雖然我對李香蘭特意涉足臺灣的鄉村小鎮感到驚訝，對這一切的內情不甚瞭解，我還是在作了保管照片的承諾。

戀愛的傳聞

李香蘭在臺灣也非常紅。不，也許「在臺灣也」這樣的說法並不確切。因為在臺灣聽到有關李香蘭的往事，會讓人覺得要數臺灣人對她的追捧最具善意。這大概是由於裝扮成「中國人」的李香蘭的境遇和被強迫成為「日本人」的臺灣人的處境彼此產生絕妙的共鳴之故。

李香蘭於一九二〇年在日本雙親所在的當時稱作滿洲奉天（現在的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出生，原名山口淑子。十八歲時，被日本的國策公司滿洲電影協會（簡稱滿映）選中，以中國女演員的身分初次嶄露頭角。一年後奔赴東京，參加以中國大陸為舞台的日本電影的演出。她與日本的美男子頭號大明星長谷川一夫搭檔，扮演一個與日本男子相戀的中國姑娘而一下子走紅。

這一時期，李香蘭兩次訪問了臺灣。第一次，是在中國題材的電影中評價最高的《支那之夜》公開放映，李香蘭的人氣達到頂峰的時候。李香蘭在臺灣各地的電影院舞台上展示了她的歌喉。所到之處，被爭相目睹這位歌后的影迷包圍，以致造成交通阻塞。就在這以後不久，李香蘭在日本也引發了「觀眾圍繞日本劇場七圈半」的大騷動。在東京有樂町

的日本劇場，蜂擁而至欣賞李香蘭獨唱會的聽眾越聚越多，佇列圍了劇場七圈半，現場幾乎失控。

李香蘭第二次去臺灣是爲了拍攝電影《沙鷺之鐘》（一九四三年，清水宏導演，松竹、滿映、臺灣總督府合作）的外景。主演李香蘭扮演當時被叫做高砂族的居住在山區的少數民族姑娘沙鷺。影片歌頌爲國捐軀至高無上。明快的主題歌在戰後臺灣流行不衰，還製成了復古版《沙鷺之鐘》。

當戰後日本人撤離臺灣，曾經透過李香蘭等流行起來的「要當皇民，要當優秀的日本人，要爲皇國日本不惜生命。」的言論頓時銷聲匿跡了。而且，日本方面的其他資訊也隨之斷絕。因此，人們的記憶失去了因時間的流逝而變化的機會，對「中國明星李香蘭」的狂熱既充滿純真卻又感覺茫然。

六十年後的臺灣，猶如埋沒的火種重新復燃，李香蘭又開始成爲話題，而且居然還是有關她戀愛的傳聞，她的對象就是劉吶鷗。起因好像就是上面提到的李香蘭祭掃劉吶鷗墓時拍攝的照片被公開。

實際上，我是在聽到這個傳聞後才第一次讀了李香蘭的自傳《李香蘭——我的前半生》（山口淑子、藤原作彌著）。就像嗜好文藝圈的軼聞，一個勁地想從中搜尋與這個戀愛傳聞有關的片鱗。這本自傳比我想像的有趣得多，我對李香蘭產生了好感。書中的字裏行間都反映出她的秉直個性，讓人覺察到她在撰寫自傳之際力求真實的痕跡。

但是，我的計畫最後落空了。在這本自傳裏連劉呐鷗的影子也找不到，只出現兩個在那個時期讓李香蘭傾心的日本青年。不，對我來說，尤其關注的是，在那本厚厚的自傳裏，僅有一處出現「臺灣」。而且，那還是爲了拍攝《沙鷺之鐘》外景去臺灣受到「令人恐怖的大歡迎」那一次。據說李香蘭在「高砂族」圍繞篝火舉行的「獵頭舞」的儀式上，被安排在上座。在這之前，李香蘭訪台時臺灣人所表現的狂熱已經消失殆盡。誠然，要寫什麼的取捨完全是作者的自由。但是，即便是如此作罷，也無法迴避一個現實，即縈繞在臺灣人心頭的對李香蘭的追崇黯然褪色了。

另一方面，在臺灣，在劉呐鷗死後半世紀以後又引起人們的關注是有其原委的。有很多像劉呐鷗那樣在殖民地時期接受日本的教育、開創事業的臺灣人被捲入戰爭，在臺灣和日本、中國的夾縫中痛苦求生，不僅反覆受到殘酷的政治環境的阻礙生不得志，不少人連命都喪失了。他們在日本人那裏受到種種歧視，另一方面在中國人眼裏，又很容易被視爲準日本人受到敵視。即使在戰後的臺灣，在從日中戰爭時期開始繼承政權的國民黨權下，被視爲曾經是「親日」的臺灣人，即使政績卓越也無法得到正面的認可。

但是，隨著自由化、民主化的急速發展，產生了注重臺灣獨立發展起來的文化這樣一種趨向，人們開始頻繁地發掘近現代史。在時代的動盪中壯志未酬身先死的藝術家們開始受到關注。聲學家、作曲家江文也便是其中一人。由於具有代表性的臺灣導演侯孝賢的電影《咖啡時光》（二〇〇三年）對他做了描述，在日本也受到了小小的關注。

關於劉呐鷗，這幾年以集個別學者研究之大成的形式出版了《劉呐鷗全集》全六卷

（臺南縣文化局，二〇〇一年）。於這之前，在中國大陸也開始重新評價被社會主義文學觀排除的作家。劉呐鷗年輕時在上海發表的小說被收入《新感覺派小說選》、《中國現代頹廢小說》等，成為文學評論的對象。臺灣的《劉呐鷗全集》全六卷收入了他二十二歲

時的日記，還蒐集了他的小說、翻譯作品、電影劇本和藝術論。他的生平也被收錄其中。

這套全集的「圖像」卷登載的照片引起了人們的話題。在反映劉呐鷗短暫生平的眾多照片中，有三張李香蘭的照片。

一張是有李香蘭簽名的明星照，寫有「李香蘭贈劉呐鷗」的說明。看上去很像是李香蘭人氣爆發以前的新人時代時照的，與人們常常看到的穿著齊整、美貌脫俗的李香蘭照片不同，自然張開的嘴唇中露出不齊的牙齒，流露出不可思議的魅力。

其他兩張照片是李香蘭祭掃劉呐鷗



李香蘭（前排左起第5人）和劉家的人